



海边人家

夕阳西下时，我将车汇入了车流。
正值下班高峰期，马路是拥堵的，行人、电动自行车、机动车都匆匆前行。车子经过菜市场门口，我看到很多人拎着袋子出来，里面装满了鱼肉蔬菜，这预示着他们将度过一段家人围坐、共进晚餐的温馨时光。

车载收音机开始播报台风的最新路径。我不由想起刚上高中时的那个台风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交通没有现在这么便捷，同时也为了节省车船费，从小岛到定海求学的我通常一个月回家一趟。

开学一个月后正好是国庆假期，第一次离家那么久，思念之情可想而知。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回家的日子，却遭遇了台风，舟山海域全线停航。我心不甘，一早来到半升洞码头。售票厅门口贴着停航告示，里面几乎空无一人。一名值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风浪在继续增大，估计今天开航无望。

我在码头站了一会儿，望着茫茫大海发呆。家就在对岸，这段不到30分钟的航行距离如同天堑，无法抵达。我想家，想爷爷奶奶、想父母姐妹，此刻只能望洋兴叹，无计可施。

失望的我坐上公交车返回学校。途中下起了雨。凌乱的雨点密集又暴躁地拍打着车窗。沿途行人寥寥，树枝摇晃着，道路两旁快速后

那个台风天

□妖微

退的房屋瞬间笼罩在雨雾之中。司机抱怨着，这天气，鬼才会出门。空荡荡的车厢只有我和司机两人。周围的一切显得慌乱而阴郁。

我在公交车到达东门车站后下车。路上看不到一辆三轮车，我冒着雨步行去学校。果然如工作人员所言，风越刮越大，撑着伞更是寸步难行。好不容易到达宿舍，我已被淋成了落汤鸡。

学校的食堂节假日停止服务，我只能以饼干充饥。六个人的宿舍剩下我们三个家在海岛的。对海岛而言，因受台风影响而停航本是寻常事，只是这次停航，阻断了我们回家的路，这让堆积多日的思家之情如同困兽般难以释放。宿舍显得比以往安静，我们各自将失望与遗憾之情默默化解。

临近傍晚时分，风继续刮着，天空依然阴沉沉的，雨却停了下来。我走出校门，想去附近找点吃的。初来定海，对周围的环境不是很熟悉。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条狭小的弄堂，青石板路两边的黑瓦平房一间挨着一间。正是炊烟四起时，我透过房子低矮的玻璃窗，发现很多人家的饭桌就靠窗放着，里面的人们吃得正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想家的，特别是走入街巷弄堂，看着陆续亮起的灯，闻到四散的饭菜香时，我依稀听到了母亲呼唤我吃饭的声音，遥远而亲切。

从弄堂出来正好有一家小面馆。我进去要了一碗面条，闷头吃着。父母知道我今天要回家，肯定会张罗上几道好菜。如果没有这该死的台风，此时的我想必已经在家吃上了丰盛的晚餐。坐在边上的父亲会抿几口小酒，很满足地咂吧嘴。母亲会唠唠叨叨地问我关于学校的一些事。

想得鼻子发酸时，我竟控制不住自己，轻轻抽泣起来。“妈妈妈妈，姐姐哭了。”我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从角落传了出来。小姑娘是老板的女儿，她一边紧张地看着我，一边大声向忙碌的母亲汇报。

我的脸一阵燥热，稍抬起头环顾四周。幸好，店里没其他人。老板娘从厨房出来，看了我一眼，小声问道：“你没事吧？”我赶紧用餐巾纸擦了眼泪，“没事，谢谢。”我笑着说。

“姐姐没事，她只是想家了。”老板娘拉着女儿往厨房走。小姑娘嘀咕着：“姐姐家在哪呀？为什么不回家？”

我快速吃完面条，起身付了钱，并向老板致谢后走出了小面馆。夜色渐浓，万家灯火，我在风中仰起了头，慢慢地平复心情。走到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时，我往家里挂了电话，告诉父母，我过得很好。

或许经历能使人坚强。在以后无数个离家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如同那天般的想家。

虞之留痕

东海云廊

——漫步云中栈道

□乐盛红

九月未央，秋至酣畅，恰似风景入画，恬恬静静的，清清淡淡的，没有盛夏的灼灼烈日，没有寒冬的冷风凛冽，犹如一场华梦初醒，像一阙轻扬旋律，在目光里荡漾出刚刚好的景致。

带上一份秋日的天高云淡风轻气爽，走进东海云廊。

从东山庆丰出发，漫步在“东海云廊”，犹如漫步云中栈道，令人心旷神怡。

走在清静的林荫小路，新铺的塑胶跑道色彩鲜艳，蓝色系看着特别的清新养眼，与山间的绿树相映成趣。

蓝色的沥青路面配上彩色的分隔线，将人引入大自然深处，那一处幽深的绿意盎然，沿路“春夏秋冬”主题手绘画点缀其中，妙趣横生。

明艳的分隔线带来别样的视觉冲击，感觉这山路弯弯，一切都美的刚刚好！

舟山的秋季，依然绿树成荫，晴空万里，秋高气爽，朵朵白云飘荡着，纯净的犹如刚濯洗过，漫步“东海云廊”，抬头是蓝天白云，仿佛触手可及。

踩着轻快的步伐，看山中逐渐消瘦的树影，和略显单薄的青草兀自摇曳；看山间绽放的花儿娇艳旖旎，五彩斑斓，诉说着秋的欢欣；看不知名的藤蔓摇曳着身姿，挥舞着风的曼妙；天高处，云自潇洒；风来时，疏影婆娑……

这里，没有群聚欢闹中的人影喧哗，没有楼林交错下的比肩接踵，没有川流不息的车马来往，没有欲望跳动中的霓虹闪烁，就这样把自己交给天地，交给时光，情各归真，物我两忘。

在这里，你可以沉醉，也可以呐喊；可以心驰神往，也可以情思温婉。路在脚下延伸，情在境中随心所欲。亦然觉得，这样的自己，这样的岁月，这一切，都刚刚好！

沿路“秋之枫叶”主题手绘画点缀蓝色步道，红似火，枫红如茶，吸引着人群驻足拍摄一番！

意外入镜的小宠物，似乎也享受着绿道的宠爱，欢快的奔跑其中！

沿路“夏花烂漫”之主题手绘画亦是一份别样的视觉盛宴，盘坐花蕊来几张美照也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路旁的休憩躺椅可以用来歇歇脚，累了就坐其上看看绿树成荫，听听鸟鸣虫语，享受山中的自然风吹面而来！

云廊尽头的风景也不逊色，如果你兴趣正浓，还可以沿着山路小道，穿过草木丛林，前往停机坪。

人工堆砌的水池，塑造一段小桥流水的诗意韵味，在五彩斑斓的灯光映射下别具一格，恍如一首唯美幽静的轻音乐流淌在山间……

极目远眺，透过绿树掩映的定海城，高楼林立，层层叠叠，城区建设后的日新月异彰显着城市的发展与辉煌。

傍晚晚霞满天，此时漫步东海云廊，带给你的将会是如临空中楼阁，磅礴大气的美妙。

心香一瓣

大白

□映山红

人说着各自家乡的趣事，小孩子依偎在长辈身边听得津津有味；

夏季，家家户户都会出来纳凉，唱歌的，讲故事的，聊天的，探讨业务的，小孩子奔跑嬉笑的，好不热闹。真正地让人感到时光的欢悦。

有时，有些胆大的大白们还会不约而同地穿上旗袍或连衣裙在回字形的走廊上踱步，或者到沈家门的大街上去逛逛，引来许多欣赏的眼光和议论。

那时的宿舍大院，路不拾遗，白天家家都不用锁门，我记得我父亲平时总喜欢把硬币丢在窗台上的水果盘子里，从不会被人拿走。

在日常工作中，这些大白前辈忘我工作的精神也是令人敬佩的。在职工食堂的墙上有一句口号式的标语贴在最醒目的地方——

在生活中要向雷锋同志学习，艰苦朴素。

在工作中要向白求恩同志看齐，精益求精。

大白们的工作非常忙，他们身上背负的担子都很重。我记得我母亲和另一位女医师两人负责内科住院部的工作，24小时大值班，隔天一班，有时还要会诊，忙得脚打后脑勺。因此，我们这些大白的孩子经常独自留守家庭。

鱼汛季节，外地渔民来沈家门避风，由于是福建温州那边的人，语言不通，这时，医院还会请上一些翻译。在交通不便的渔农村如有急病重病，大白们还要去渔农村出诊。那些年月里，每逢双抢季节，有传染疾病出现的地方，医院都会调配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下农村，下海岛为渔农民服务。听我父亲说，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初，舟山农村出现霍乱，医院派出好几支医疗队去急救，克服医疗设备不足的困难，他们尽一切力量抢救病人，当地的百姓都打心里敬重他们。

那时的医疗器械还没有那么先进，医院里的大白们凭着自己精湛的技术让许多病人的身体得到康复。有一次我看到住在我家隔壁的手术室护士连续做了好几台手术，昏倒在手术室里，被抬回家来。

直至多年以后，一次我扶着我年迈的母亲在一个小镇上散步时，碰到一个妇女，她认出了我的老妈，鞠躬道谢，一口一个“救命恩人”叫着，一边还说起了那时的抢救情景。

每逢重大节日，医院里还会组织庆祝活动，多才多艺的大白们都会展露自己的艺术才华，拉琴的，唱歌的，跳舞的，朗诵的，甚至还有表演话剧小品的，好不热闹。

我父亲每次回忆起他的过往，说起那些曾经与之共事的大白们时，总是说他们的工作紧张而充实。

这些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了，至今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大白前辈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当他们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诊断每一个病人时，当他们站在手术台前做手术时，当他们在突发现场施救时，他们就是老百姓心中最可爱最完美的人！

而今，大白的救死扶伤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大白，这个后起的称呼也永远深入到民众的心里！

屋檐下

晚秋

□阎受鹏

“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银杏飘下了一片片金色的折扇似的叶子，落地发出“铮铮”之声，一声声拨动我的心弦。

淅淅沥沥的冷雨敲打着窗户，秋风轻轻颤动老伴头上如霜的白发，每一丝都萦绕我的心房，紧紧地揪扯着我，秋，一天比一天深重了。

秋呀！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摘走我家门前的梧桐树叶。渐渐地，我俩从青丝到白头，双双进入了古稀之年。人老了，可那一颗挚爱之心不老，仿佛随着年龄增大，那颗爱心也在不断地生长似的。

从饮食起居，到晨练和外出旅行，老伴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

隔几日，老伴便嗅嗅我的头发说：“有异味了。”便给我洗澡。沐浴后，她让我舒坦地躺在床上或沙发里，自己则戴上老花镜，为我细心地修剪脚、指甲。

每次，出游的同伴都会看到这样一种情景：我只拎着一个轻轻的袋，而老伴却拖着重重的箱。这是羞愧，还是荣幸？一个大男人拈轻怕重，让人家搬大箱子不羞愧吗？我很想帮忙，可老伴总是阻止我说：“你患痛风，能跟我出来走走，够好了！”老伴的话，让我感到庆幸。

人生道路上有这样的爱人风雨相伴走过大半世纪，心满意足了！

白发夫妻，相濡以沫，不知道赢得多少人的艳羡。

多少次，我俩手牵手在车水马龙的闹市过斑马线，白发沐浴着夕阳光辉，引来人们一缕羡慕的视线。

记得有一次去云南旅游，同行的小陈是企业家，家境富裕，逛“七彩云南”买一个镯子就五万元，可从她情绪和言谈中透露出对家庭的隐忧心结：“白头到老是人生最大幸福，我多么向往两老啊！”

晚秋时节，草木萧索，住宅小区一排排水杉由翠绿而趋向苍黄，一丛丛爬山虎由虎虎生气而渐渐枯槁，漫步在深深的秋径里，似觉一层层寒意紧紧地包裹身体。

又逢一年秋，落叶萧萧下，感念人世无常。人是终将被时光抛弃的。不管你多么乐观，夫妻间多么和谐，有时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怅然蔓延血脉，渗透每一个细胞。相互看到头上的白发增多，看到一个个同学和少年伙伴相继去世，凄然间两句诗便涌上心头：“人生悲凉何处凝，最是霜色浓重时。”

人生苦短，年纪大了，更感到时光的珍贵。我与老伴不懂禅学，只知道留恋草木芳菲的红尘，贪生怕死，没有三毛那样舍命突破红尘的勇气；不过，我们也没有生命终极的恐慌。

晚秋，使我们领悟生命的轨迹。生命从开始萌生，到稳健成熟，经历了种种苦恼、挣扎、失望、焦虑、怨愤和哀伤；也融合了喜悦、得意、胜利、收获和赞扬。生命的过程注定是由怒放安祥，由绚丽到素淡。落红丢青会有时，古木苍藤永不老。叶落归根，一切终要返回土地，融于那片遥远而深沉的黑土地。

不过，人老了，心还未老去。老夫老妻的心灵更是给生命增添了一份生机，对人生的追求还不轻言放弃。瞧，晚秋的蜻蜓虽然活不长了，不是还一刻不停地飞翔着、盘旋着，为辛勤地捕捉害虫，来显示它生命的价值吗？

我俩呀，是蚱蜢，到了晚秋，有一分力，还要提一盏光明的灯哟；

我俩呀，是蝉儿，到了晚秋，有一口气，还要唱一支生命的歌哟！

秋风里，我俩相顾而笑，相互理一理散乱的白发，安详地前行……过了大寒又一年。

